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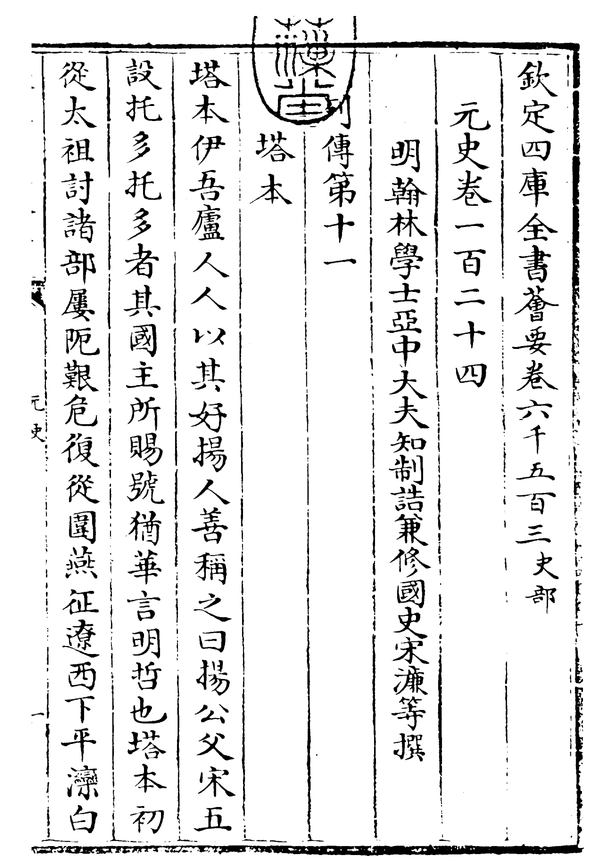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三　史部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撰

列傳第十一

塔本

塔本伊吾廬人人以其好揚人善稱之曰揚公父宋五設托多托多者其國主所賜號猶華言明哲也塔本初從太祖討諸部屢阨艱危復從圍燕征遼西下平灤白

霅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殺無罪以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喜之賜金虎符俾鎮撫白霅諸郡號行省都元帥管内得承制除縣吏死囚得專決久之徙治興平興平兵火傷殘民慘無生意塔本召父老問所苦為除之薄賦斂役有時民大悅乃相與告敎無違約束歸者四集塔本始至户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萬户出已馬以寛驛人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農不克耕與之

牛比歲告稔民用以饒歲庚寅詔益中山平定平原隷

行省甲午盜李仙趙小哥等作亂塔本止誅首惡宥其

詿誤癸卯立春日宴羣僚歸而疾作遂卒是夕星隕隱

隱有聲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忠武子阿爾

濟蘇特穆爾

阿爾濟蘇特穆爾嗣父職為興平等處行省都元帥其

為治一遵先政興學養士輕刑薄徭雖同僚不敢私役

一民從大軍伐高麗有功歲丙辰卒贈宣忠輔義功臣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營國公謚武襄子阿勒台

阿勒台當襲父職適罷行省為平灤路總管府丁巳憲宗命為平灤路達嚕噶齊始至請蠲銀鹽酒等税課八之一細民不征世祖即位來朝賜金虎符諸侯王道出平灤供給費銀七千五百兩户部不即償阿勒台陳上前盡取償以歸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至元十

年進懷遠大將軍歲饑發粟賑民或持不可阿勒台曰

朝廷不允願以家粟償於是全活甚衆僚屬始至阿勒

台必餽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姻

族窮者月有常給民有喪不能葬者與之棺槨布帛資

糧凛凛為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二十一

年進昭武大將軍二十四年納顏叛獻馬五百匹佐軍

世祖大喜已而得納顏銀甕亟以賜之二十五年入朝

以疾卒贈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

永平郡公謚忠亮子徳呼威蘇

徳呼威蘇少好讀書成宗時入宿衛授河西廉訪司僉事拜監察御史遷淮西廉訪副使召為中書左司員外郎改樞密院參議陞判官延祐四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出為河間路總管屬歲饑出俸金及官庫所積賑之活數十萬人河間當水陸要衝四方供億皆取給焉徳呼威蘇立法調遣民便之復建言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益邏兵之數於是盜賊屏息陵州羣凶為官民害悉收

繫死獄中後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子索約勒咯陶默色

索約勒咯陶默色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即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刹于京西壽安山索約勒咯陶默色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特們德爾分取其

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嫉臺諫至是特們德爾之子
索諾木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
便弗即入白令訕上以揚已之直大不敬帝乃殺索約
勒哈陶默色與觀音保杖珪譙亨黥之竄諸遐裔泰定
初贈索約勒哈陶默色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
封永平郡公謚貞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仍
詔樹碑神道

哈勒噶齊必嚕

哈勒噶齊必嚕輝和爾人也性聰敏習事國王約蘇特穆爾伊都呼聞其名自錫哩瑪勒國徵為斷事官約蘇特穆爾卒子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伊都呼年幼西遼主珠爾汗遣使據其國且召哈勒噶齊必嚕至為諸子師巴哩珠阿勒坦德濟聞太祖明聖乃殺西遼使更遣額琳特穆爾都督等四人使西遼額琳特穆爾都督者哈勒噶齊必嚕壻也具語以故於是與其子伊德實伊納克馳歸太祖一見大悅即令諸皇子受學焉仍令伊德實

伊納克以質子入宿衛從帝西征至巴實伯里東獨山見空城無人帝問此何城對曰獨山城往歲大饑民皆徙他所然此地當北來要衝宜耕種以為備臣昔在錫哩瑪勒國時有户六十願移居此帝曰善遣伊德實伊納克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後六年太祖西征還見田野墾闢民物繁庶大悅問哈勒噶齊必嚕則已死矣乃賜伊德實伊納克都督印兼獨山城達嚕噶齊伊德實伊克納卒子奇徹森和拉在太宗時襲爵賜號達爾

罕子四人曰塔塔爾曰賀珍曰和爾斯滿曰裕勒斯滿
世祖命和爾斯滿從舒蘇徳濟鎮雲南裕勒斯滿事憲
宗襲父爵兼領僧人後因軍帥濟古爾台據巴實伯里
盡室徙居平凉與其子諳達默色特穆爾入覲世祖詔
入宿衛爲必且齊命從安西王莽噶拉出鎮六盤安西
王薨其子阿南達嗣成宗即位遣使入朝因奏諳達默
色特穆爾父子本先帝舊臣來事先王服勤二十餘年
矣若終老王府非所以盡其才也願以歸陛下用之成

宗可其奏授諳達默色特穆爾汝州達嚕噶齊積官祕書太監辛子額琳特穆爾

額琳特穆爾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由翰林待制累遷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録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天歷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統一見歡甚顧左右曰此朕師也天歷三年進光禄大夫知經筵事子曰實喇卜曰圖古勒曰陸實曰

薩納勒實喇卜累拜中書平章政事大司徒宣政院使

塔塔圖該

塔塔圖該輝和爾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奈曼廸延汗尊之為傅掌其金印及錢穀太祖西征奈曼國亡塔塔圖該懷印逃俄就擒帝詰之曰廸延汗人民疆土悉歸于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

驗畀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圖該悉以所藴對稱旨命教太子諸王以輝和爾字書國言太宗即位命司內府玉璽金帛命其妻烏赫哩氏為皇子哈喇徹爾乳母時加賜予塔塔圖該召諸子諭之曰上以汝母鞠育太子賜予甚厚汝等豈宜有之當先供太子用有餘則可分受帝聞之顧侍臣曰塔塔圖該以朕所賜先供太子其廉介可知矣由是數加禮遇以疾卒至大元年

贈中奉大夫追封鴈門郡公子四人長永和爾默色次隆和默色次索羅該次多爾瑪永和爾默色少有勇畧琿塔哈叛于三盤時永和爾默色守護皇孫托克托營壘率其衆與琿塔哈戰敗之追至阜巴勒適遇阿勒達爾與之合兵復戰永和爾默色死之隆和默色有膂力嘗獵於野與衆相失遇盜三人欲奪其衣隆和默色搏之盡仆遂縛以還帝召見選力士與之角無與敵者帝壯之賜金令備宿衛索羅該襲父職仍命司内府玉璽

金帛多爾瑪㑹事皇子哈喇徹爾世祖即位從其母入見欲官之以無功辭命統宿衛奉使遼東卒封鴈門郡公子阿必實克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伊爾特穆爾

伊爾特穆爾回鶻人輝和爾國相多伊克裔也兄必里克布哈年十六襲國相達爾罕時西契丹方强威制輝和爾命太師僧沙克嘉臨其國驕恣用權奢淫自奉輝和爾王患之謀於必里克布哈對曰能殺沙克嘉挈吾

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沙克嘉斬之以功加號必里克呼爾敦進授妻們必濟號和斯德勒左右有疾其功者譖于其王曰沙克嘉珥珠先王寶也必里克布哈匿之盍急索勿失其王怒索寶甚急必里克布哈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一衣金濟遜校尉四人仍食三十三郡繼又賜銀五萬兩以弟伊爾特穆爾為質必里克布哈卒伊爾特穆爾從太祖征討多立戰功皇弟鄂齊錦求師傅帝

命伊爾特穆爾往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
先帝聞而嘉之從平河南徙鄧縣民萬餘户入樂安俄
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嚕噶齊佩金虎符并賜宫女四
人所得上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
儀衛以激厲之國人羨慕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
水為之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立以中原
多盜選充大斷事官從鄂齊錦出鎮順天等路布德化
寛征徭盜遁姦革州郡清寧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

六十七卒于保定後贈宣力保徳功臣山東宣慰謚莊簡子哈喇布哈見忠義傳

李楨

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楨以經童中選既長入為質子以文學得近侍太宗嘉之賜名鄂爾綽勒筆且齊從皇子庫春伐金帝諭曰凡軍中事須訪楨以行及下河南諸郡庫春遣楨偕奇圖噶往唐鄧二州數民實兵餘歳凶流散十八九楨至賑恤饑寒歸者如

市十年從大將察罕下淮甸楨以功佩金符授軍前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楨奏尋訪天下儒士令所在優贍之十三年師圍壽春天雨不止楨言于察罕曰頓師城下暑雨疫作將有不利且城久拒命破必屠之則生靈何辜請退舍數里身往招之從之楨遂單騎入敵壘曉以利害明日與其將二人率衆來降以功賜銀五千兩楨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定宗嘉其言歲庚戌賜虎符授襄陽軍馬

萬户丙辰憲宗命楨率師廵哨襄樊戊午帝親征召楨同議事秋九月辛於合州年五十九

蘇克

蘇克蒙古奇味氏世傳李唐外族父輝圖事太祖嘗從飲班珠爾河水蘇克為人外若質直而内實沈勇有謀雅為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蘇克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也帝悦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

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修歲幣通好不絶則轉禍為福矣謁者令下拜蘇克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巵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蘇克飲畢即懷金巵以出蘇克雖佯為不智而默識其地理阨塞城郭人民之彊弱旣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所懷金巵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始下令徵兵南

伐兵至河北岸方舟欲渡金軍陣於河南帝令儀衛導蘇克居中行親率偏師乘陣西策馬沙河會睿宗軍亦由襄鄧至兩軍夾攻之及金亡詔賜金護駕士五人曰此以旌汝為使之不辱也昔使過𡨚州𡨚人盜殺其良馬至是兼以𡨚民賜之歲乙未帝從容謂蘇克曰我將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揮之蘇克再拜曰幸甚臣意中原便帝曰山西之境八達以北汝其主之汝於城中構大樓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諭之顧不偉乎乃以

為山西大達嚕噶齊受命方出有回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當入奏復見帝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懐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意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為他日用殺之無益也帝意解召六人謂之曰生汝者蘇克也其竭力事之至雲中皆釋之後有至大官者其寛大愛人多類此卒年六十二贈推忠翊運同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宣寧王謚忠襄子六人曰察

罕曰伊嚕古都斯曰哈瑠圖曰呼蘭曰和塔拉布哈曰布哈察罕伊嚕古都斯哈瑠圖皆從烏拉齊太子出征以戰功顯呼蘭之母以后戚故得襲職鉏彊植弱均役平刑闔郡頼以安輯乙未之抄戸籍也前賜啍人已入官籍吏賜山西户三百西方多盜郡縣捕不得則法當計所失物直倍償郡縣苦之有甄軍判者率羣盜往來阜平曲陽間殺人渾源界而奪之財縣以失捕當償呼蘭曰此大盜也縣豈能制哉即遣千人捕甄殺之勑捕

其餘黨其害乃除呼蘭性純篤然酷好佛嘗施千金修龍宫寺建金輪大會供僧萬人卒年四十二贈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雲國公謚康忠子托多約蘇頴悟過人世祖聞其賢令襲父爵養母完顔氏以孝聞自中山北來適有邊釁托多約蘇督造甲兵撫循其民無有寧息形容盡瘁帝聞而嘉之賜馴豹名鷹使得縱獵禁地當時眷顧最殊優渥卒年三十九贈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國公謚顯毅子孫世多顯貴云

孟克薩喇

孟克薩喇察罕扎𠀋爾氏曾祖齊拉袞克酬祖綽鄂父諾海並事烈祖及太祖嗣位年尚幼所部多叛亡綽鄂獨不去皇弟柴濟薩哈勒陰擿之去亦謝不從綽鄂精騎射帝甚愛之號為黙爾根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鵞至帝命綽鄂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綽鄂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是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況人乎不戰而去從征奈

曼敵率鋭兵鼓而進綽鄂按兵屹不動敵止俄復鼓而
進綽鄂亦不動敵卒疑畏不敢前太祖征黙而奇斯兵
潰綽鄂與其弟左右力戰以衛帝會烏梁海哲哩木來
援敵乃退詔海事太祖備歷艱險未嘗形於言帝嘉其
忠且念其世勲詔封懐洛陽百七十五户孟克薩喇事
睿宗恭謹過其父嘗從攻鳳翔首立奇功定宗陞為斷
事官剛明能舉職憲宗在藩邸深知其人從征俄羅斯
阿蘇欽察諸部常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寳玉頒諸將則

退然一無所取憲宗由是益重之使治藩邸之分民間

出游獵則長其軍士動如紀律雖太后及諸嬪御小有

過失知無不言以故邸中人咸敬憚之乃以為斷事官

之長其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既拜命出帳

殿外歆㯖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孟克薩喇

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

衆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果斡居下坐進曰夫扎爾古

齊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

已孟克薩喇聞之即起入帳内衆不知所為皆咎果斡
失言既入乃為帝言果斡之言善帝召果斡命之步曰
是可用之才也果斡由是知名定宗崩宗王巴圖大會
宗親議立憲宗輝和爾巴拉曰實勒們皇孫也宜立且
先帝嘗言其可以君天下諸大臣皆莫敢言孟克薩喇
獨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汝何以不言耶巴
圖固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衆由是不
敢異巴圖乃奉憲宗立之憲宗之幼也太宗甚重之一

日行幸天大風入帳殿命憲宗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他日用㸌按豹皇孫實勒們尚幼曰以㸌按豹則犢將安所養太宗以為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其後太宗崩六皇后攝政竟立定宗故至是二人各舉以為言云憲宗既立察罕台之子及阿齊台等謀作亂刳車轅藏兵其中以入轅折兵見哈蘇濟見之上變孟克薩喇即發兵迎之阿齊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遂悉就擒憲宗親簡其有罪者付之鞫治孟克薩喇

悉誅之帝以其奉法不阿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以法刑之乃入奏帝無不報可帝或卧未起孟克薩喇入奏事至帳前扣箭房帝問何言即可其奏以所御大帳行扇賜之其見親寵如此癸丑冬病酒而卒帝以孟克薩喇當國時多所誅戮及是咸騰謗言乃為詔諭其子畧曰汝高祖齊拉袞克酬暨汝曾祖綽郢事我青吉斯皇帝皆著勞績惟皇祖實褒嘉之汝父孟克薩喇自其幼時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從我皇考經營四方

迨事皇妣及朕兄弟亦罔有過咎曁朕討定俄羅斯阿
蘇烏拉必爾欽察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
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得
之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輯我國家罔不
咸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
比私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無不嘉賴朝之老臣宿衛耆
舊無不嚴畏録其勤勞命為扎爾古齊治朕皇考受民
布昭大公以辨獄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

聽以安自時厥後察罕台阿哈之孫太宗之裔定宗庫春之子及其民人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哈蘇濟者以告于朕汝父肅將大旅以遏亂畧阿齊哈等謀用是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使辦治之汝父體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使治伊蘇布琳則亦克比于法惟爾托歡托爾齊自朕用汝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姻咸麗于憲令衆罔不怨曰爾亦有死耶若有慊志人則雖死朕將寵之如生肆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如是而有

福不如是而有禍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立身正直制行貞潔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能用朕言則不墜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間汝伺汝怨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汝於朕言弗慎繹之汝則有咎克慎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間伺汝無慢汝怨汝者矣又而毋而婦有讒欺巧佞構亂之言慎勿聽之則盡善矣至順四年追封孟克薩喇為兗國公子四人長托歡次托爾齊次額

森特穆爾次特穆爾布哈托歡為萬戸無子托爾齊子莽賚特穆爾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從征納顔有功莽賚特穆爾子耀珠耀珠子額森延徽寺卿額森特穆爾子曰哈喇哈斯特穆爾布哈子曰特濟訥曰噶勒哈斯曰

博迪蘇

博迪蘇幼入宿衛為博囉齊歷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陞銀青光禄大夫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武宗崩護梓宫葬于北守山陵三年然後還仁宗

即位眷顧益厚延祐四年拜中書右丞相時承平日久
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廟堂之上而百姓乂安於下一時
號稱極治仁宗崩特們德爾執政改授集賢大學士仍
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未幾以大宗正扎爾古齊
出鎮北方亦以清靜為治邊民按堵泰定間還朝加太
保及都爾蘇搆兵上都兵潰博迪蘇奉璽紱來上文宗
嘉之拜太傅仍為扎爾古齊至順三年薨博迪蘇為人
清慎寛厚號稱長者其歿也貧無以為歛人皆嘆其廉

詔贈推忠佐理正徳秉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威平王三子長茂穆爾徳濟次普爾普次巴朗巴朗期而孤其母却特且氏二十而寡守節不他適巴朗後為大宗正府扎爾古齊能繼其先有成立者毋氏之教也

莽吉蘇

莽吉蘇輝和爾人世居巴實伯里古北庭都護地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

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以授睿宗使視顯懿莊聖皇后分邑歲賦復事世祖於潛藩日見親用憲宗崩莽吉蘇言于世祖曰神器不可久曠太祖嫡孫唯王最長且賢宜即皇帝位諸王塔齊爾伊遜克哈坦等咸是其言世祖即位眷顧益重南征時與近臣布扎爾為斷事官及諸王額呼布格叛相拒漠北布扎爾有二心莽吉蘇知之奏徙之於中都親監護以往帝以為忠數命收召豪俊凡所引薦皆極其選詔與安圖並拜丞相

固辭帝語安圖及丞相巴延御史大夫伊嚕諾延等曰賢哉莽吉蘇求之彼族誠為罕也莽吉蘇為人剛嚴謹信蚤居帷幄謀議世莫得聞至元四年卒年六十有二帝尤哀悼特謚敏惠武宗朝贈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改謚智敏子九人多至大官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塔本傳歲庚寅益中山平定平原隸行省　按史例以干支紀年必於首見者書歲字此脫漏今增他倣此

又按地理志中山府隸真定路平定州隸冀寧路平原縣隸東平路皆無隸與平之文傳互異

世祖大喜　原文譌太祖據本紀改

伊琳特穆爾傳其兄必里克布哈　原文作仳理伽普華普華即不花之說按歐陽原功高昌偰氏家傳又

作必里克特穆爾

命太師僧沙克嘉來臨其國　按聖武親征記載沙克嘉事不言其為僧㑀氏家傳所紀與此傳全同葢沙克嘉以浮屠而加號太師者僧字不屬名氏

輝和爾王患之　按聖武親征記輝和爾王即巴哩珠阿勒坦德濟

進授妻們必濟號為和斯德勒　原文作進授們必濟妻為和斯德勒按們必濟乃必里克布哈之妻之名

如史所書似們必濟又是一人所授號者為們必濟之妻矣今按文義改正

太宗即位　原本譌太祖按上文所載皆太宗時事據傑氏家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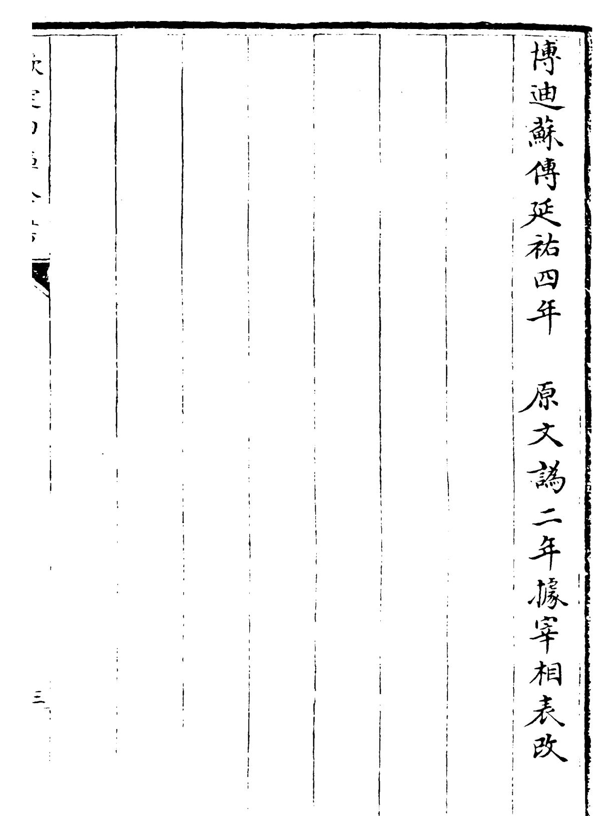
山東宣慰　山東原文譌曰東據家傳及續通考改宣慰下原文衍楨字蓋因下文李楨傳而訛今刪

孟克薩喇傳太祖征默爾奇斯　原文作世祖考本紀及秘史默爾奇斯為太祖所滅今據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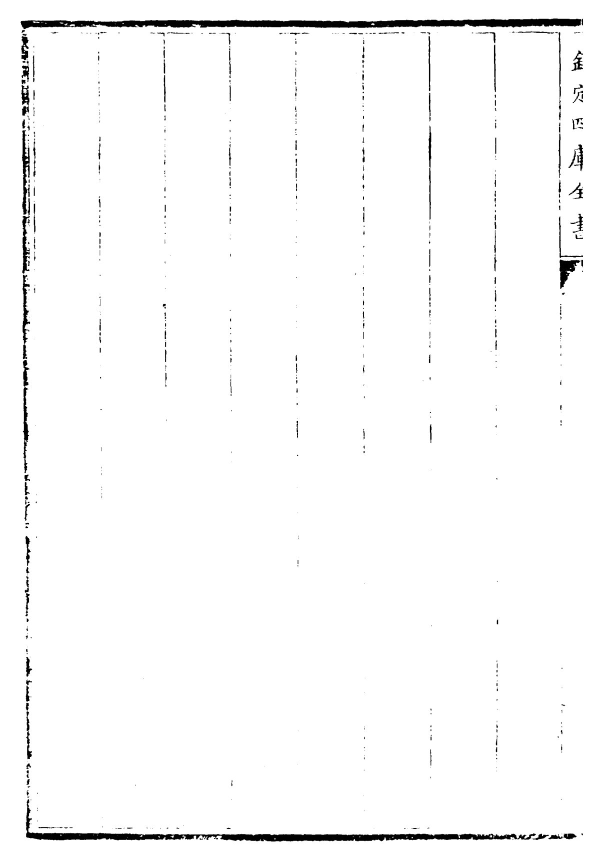
宗王巴圖大會宗親　原文作巴圖汗汗者君稱也巴圖乃太祖之孫卓齊特之子以親王分封西北稱汗於名義未協據憲宗本紀删下做此

輝和爾巴拉　按憲宗紀巴拉為定宗后所遣上無輝和爾三字

暨汝曾祖綽鄂　原文脫曽字按綽鄂為孟克薩喇之祖詔諭其子雖可通稱然上文既有高祖云云此不當從省文今據本傳增



博迪蘇傳延祐四年　原文誤二年據宰相表改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二

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 子尼雅斯拉鼎 呼遜附

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一名烏瑪喇回回人拜阿布勒之裔其國言賽音諤德齊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沙木斯鼎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

賽音諤德齊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豐靖雲内三州都達嚕噶齊改太原平陽二路達嚕噶齊入為燕京斷事官憲宗即位命同塔爾琿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多惠政擢採訪使帝伐蜀賽音諤德齊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即位立十路宣撫使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皆降旨獎諭至元元年置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出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戸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千二

百二十五錠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樽節和買鈔三百三十一錠中書以聞詔賞銀五千兩仍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並聽節制七年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彊兵守嘉定與賽音諤德齊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召還萬壽請置酒為好

右皆難之賽音諤德齊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八年有旨大軍

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賽音諤德齊偕鄭鼎率兵水陸並進至嘉定獲宋將二人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省事于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音諤德齊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音諤德齊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圖

古勒方鎮雲南慼于左右之言以賽音諤德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為備賽音諤德齊聞之乃遣其子尼雅斯拉鼎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顧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蘇默烏克哈納等至賽音諤德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尼雅斯拉鼎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

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音諤德齊所為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令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

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為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為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

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以逆順禍福且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為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

憂色從者問其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刦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

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寛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欵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謂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置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齎經為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使者號泣震野帝思賽音謂德齊

之功詔雲南省臣盡守其成規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子五人長尼雅斯拉鼎次哈克纖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呼遜次舒蘇丹額默勒建昌路總管次巴蘇呼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尼雅斯拉鼎累官中奉大夫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

以馴象十二入貢詔賞金五十兩衣二襲麾下士賞銀有差會其父沙木斯鼎殁雲南省臣於諸夷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以尼雅斯拉鼎為言十七年授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宜罷其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二

十一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奏減合剌章冗官歲省俸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五千兩二十二年以合剌章蒙古軍千人從皇子托歡征交趾論功賞銀二千兩二十八年進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封延安王子十二人巴延中書平章政事烏納爾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扎哈哩荆湖宣慰使呼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實迪雲南行省左丞阿榮太

常禮儀院使巴延徹爾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謚忠獻呼遜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盜往往羣聚山林刼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呼遜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賊二人來歸呼遜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未幾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

為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悉驚怖失措呼遯命吏籍其姓名為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卧户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欵附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轉運使明年轉陜西道又明年授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尋除南京總管三十年授兩浙鹽運使大德元年進江東道宣慰使改陜西行臺御史中丞再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具諸不便事言于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呼遯與左丞劉正馳

還京師詔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規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呼遡按朝廷元額所無者悉籍為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酋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受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為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呼遡與劉正反覆研鞫姦狀盡得竟斬之軍糧支給地理遠近不同吏夤緣為姦呼遡籍軍户姓名及倉廩處所為更番支給吏姦始除先是沙木斯鼎為雲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為學

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及卒田為大德寺所有呼遜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仍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為之教官文風大興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室無寧居呼遜度地置草場構屋數十間使為牧所民得以安廣南酋沙奴素彊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部悉平獨此梗化呼遜遣使誘至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呼遜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齎印以納呼遜置酒宴勞諷

令偕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呼遜遣人諭之曰我老賽音諤德齊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呼遜以利害榜諭諸蠻不遣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為飛語及符讖以惑宗王者呼遜引劉正密為奏馳報朝廷遣使臨問凡造言之徒

悉誅之呼遜偕使者還覲大德八年出為四川行省左丞改江浙行省至大元年拜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謝職歸養又明年正月卒天歴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謚忠簡子二人巴罕中慶路達嚕噶齊庫哩湖南道宣慰使

博囉哈雅

博囉哈雅輝和爾人也祖伊勒必哈雅父濟達哈雅俱以功為其國世臣博囉哈雅幼孤依舅氏家就學即能

通其國書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充宿衛太祖西征博囉哈雅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羊馬氊帳又以吉嚕汗女舒穆嚕氏配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以名求之於太宗凡中宮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統之又賜以中山店舍園田民戶二十授真定路達嚕噶齊歲辛卯拜燕南諸路廉訪使佩金虎符賜民戶十旋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

博囉哈雅小心謹密慎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博囉哈雅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是時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博囉哈雅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于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軍中多逃歸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博囉哈雅與斷

事官實濟爾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户逃者十一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潜遣家人易代募者博囉哈雅聞之歎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狀皆得輕減有丁多産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則曰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博囉哈雅曰敗亂綱常罪固宜死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其執法平允類如此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博囉哈

雅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博囉哈雅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為令中統鈔法行以金銀為本本至乃降新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博囉哈雅遣幕僚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至上京真定南北要衝之地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何以為政且以金銀為本豈若以民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為本不亦大乎文統

不能奪立降鈔五千錠民賴以便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來朝帝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秋辛年年六十九博囉哈雅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輝和爾國迎母來事之得禄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勒巴哈雅欺之盡有其產及貴築室宅旁迎阿勒巴哈雅居之弟伊特格森哈雅以宿憾為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取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初博囉哈雅拜廉使命下

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後或奏廉氏仕進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博囉哈雅功多子孫亦朕所知非汝當預大德初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顔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仕者代有之希憲自有傳

高智耀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

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奎騰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

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内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没為奴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别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

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悦叓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答畫一數對稱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為之震悼後贈崇文賛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

國公謚文忠子睿

睿資禀直亮智燿之北使也攜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闥恭謹詳雅久之授唐古衛指揮副使歷翰林待制禮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境内有宿盜白晝掠民財捕者積十數輩莫敢近睿下令不旬日生擒之一郡以寧擢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内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即

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貿易自便既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除同僉行樞密院事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其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拜江南行臺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真州庫鈔三萬緡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數百人吏因為奸利睿躬自詳讞而得其情即縱遣之未幾果得真盜復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延祐元年

卒年六十有六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貞簡子納麟官至太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自有傳

特爾格

特爾格姓嘉納克氏克實密爾人克實密爾者西域築乾國也父鄂托克齊與叔父納摩俱學浮圖氏鄂托克齊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納摩以鄂托

克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納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鄂托克齊亦貴用事領克實密爾萬戶奏曰克實密爾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殺之帝為發兵誅國主元貞元年封代國公諡忠遂鄂托克齊之歿特爾格甫四歲性穎悟不為嬉戲從納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兄鄂托克齊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特爾格特爾格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即位幸

香山永安寺見書輝和爾字於壁間問誰所書僧曰國師兄子特爾格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隸丞相博囉備宿衛先是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稍疎國師導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將用特爾格曰吾以酬國師也於是特爾格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饔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六年特爾格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長民

者亦佩符請省之以彰武職從之十七年進正議大夫尚膳監帝嘗諭之曰朕聞父飲藥子先嘗之君飲藥臣先嘗之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又曰朕以宿衛士隸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將用之詔賜第於大明宮之左留守段圭言逼太局不便帝曰俾居近禁闥以便召使木局稍隘又何害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特爾格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十九年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

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特爾格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内府食用圓米特爾格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之地獵人額伯爾沁射兎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特爾格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駞峯者將誅

之特爾格曰主割馳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二十二年進正奉大夫奏司農寺宜陞為大司農司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農之意制可進資善大夫司農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特爾格奏曰屯田則備諸物立供膳司甚便從之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為食特爾格奏以官帑贖之二十四年從征納顔至蘇爾圖之地叛王塔布岱率兵奄至特爾格奏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況陛下萬乘之威乎今彼衆

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

特爾格從容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

以金章宗玉帶賜之二十九年進榮禄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以病足聽輿轎入殿門帝嘗憶北征事不得悉記

特爾格條舉甚詳帝悦以金束帶賜之初詔遣宋新附

民種蒲萄於野馬川鴻和爾布拉之地既獻其實特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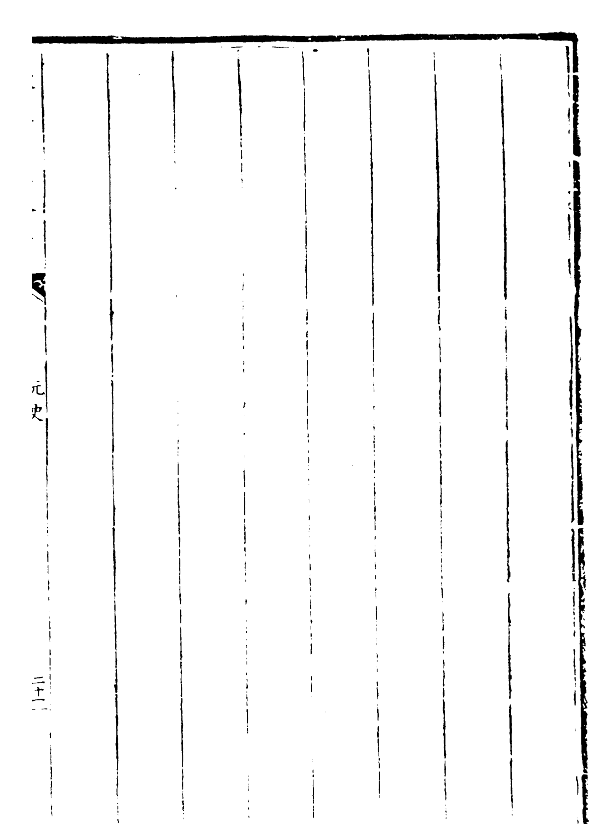
格以北方多寒奏歳賜衣服從之成宗即位以特爾格係

先朝舊臣賜銀一千兩鈔十萬貫他日又賜以瑪瑙椀

謂特爾格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大德元年加光禄大夫三年乞解機務從之仍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爾格知之俾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懐諸王之禮悉命特爾格掌之七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特爾格奏曰散財民聚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從之十年丁母憂詔奪情起復遼王托克托入朝從者執兵入大明

宮特爾格劾止之王懼謝從幸晉山有饑民相望特爾格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武宗即位賜金一百兩加金紫光祿大夫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訢寧遠王庫庫楚有逆謀者命誅之特爾格知其誣廷辨之由是得釋從高麗二年領度支院尋賜江州稻田五千畝仁宗皇慶元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乃進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從之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特爾格附

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賜賻禮加厚勅有司治喪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忠穆加贈推誠守正佐理翊戴功臣封延安王改謚忠獻子六人呼察淮東宣慰使平安努太平路達嚕噶齊額實赫同知山東宣慰司事呼喇台同知真定總管府事伊克瑪勒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孫八人巴延中書平章政事餘多居宿衛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尼雅斯拉鼎傳從皇子托歡征交趾　原文作皇太子按世祖以裕宗為皇太子後亦未嘗更立托歡乃第九子封鎮南王以征交趾無功不許入覲不得稱太子今據本紀及各傳改

呼遜傳大德元年　原本作九年下文云大德八年此不當作九年據類編改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十三

安圖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爾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録元勲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

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額呼布格黨千餘將置之法安圖侍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户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

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圖即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圖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

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五年廷臣議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以安圖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哈瑪特以朕信用之故爾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八

年陜西省臣伊蘇岱爾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横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勑中書詳議安圖奏曰强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金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諭安圖及巴延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録俟議行之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圖奏其中

十三人因鬭毆殺人餘無可疑乃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十一年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二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名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爾果斯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二年右丞盧世榮敗詔與諸儒條其所

用人及所為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圖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奏徵前吏

部尚書李昶不起復奏賜田十頃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圖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圖毅然不顧有秉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圖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歳復立尚書省安圖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别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

尚書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
春正月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雨木冰三
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
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贈推忠同德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
元勲命世大臣之碑子鄂都岱
鄂都岱器度宏達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圖歿凡賵賻
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濟蘭台先塋事母以

孝聞成宗即位拜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為請謚南郊攝太尉奏冊上尊號廟號皇后尊號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六年正月薨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贈輸誠保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王謚忠簡子拜珠自有傳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

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家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

以我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强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

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闗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權不法至是命阿勒達爾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己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曰

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和囉海在關右琿塔哈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額呼布格搆亂北邊遣托果斯發兵河

朔大肆凶暴眞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額呼布格講讀托果斯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齊爾希憲即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額呼布格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

即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倎久留京師今聞
其父死宜立為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
遣使與宋講好勑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關
右奏劉太平和囉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為十
道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和囉
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
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庫庫楚遣使來告琿
塔哈已反殺所遣使者多羅台諭其黨密喇卜和卓於

成都奇爾台布哈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海同日俱發布憲得報名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為令日不早為計殆將無及遣萬户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海及其黨獲之得其奸謀置於獄復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旨為辭布憲

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扎呼官巴崇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等罪帝甚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

也别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
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耨埒鄂囉官
將舉兵應琿塔哈巴崇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
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
佐曰琿塔哈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
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别生心為害不細今因
其懼死並加寛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巴崇上策也初巴崇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莫

可禁過及知諸校獲全䎦埒鄂囉官得釋大喜過望切
諭其屬出兵効力人人感悅巴祟亦釋然開悟果得精
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琿塔哈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復自
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䎦埒兄蘇克敦
為書招䎦埒於是成都帥伯嘉努與元孟古岱青居汪
惟正奇徹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諭
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琿塔哈阿勒

達爾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哈坦及汪惟良巴崇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喜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户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

解鹽户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户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寛民力竒徹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執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效宋將家屬之在北

者布憲歳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境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布憲勳名因言文統為張易布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布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布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布憲因李璮叛亦佽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代布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布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

關陜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諆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

布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閒號痛聲竟不忍言

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則縗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竟以狀聞杖阿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

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内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布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侍鞫問布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

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名布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奇徹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布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奇徹得免布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

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布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練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布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布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

布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内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暴恣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有西域人爲鼎智察鼎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布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布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布憲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爲鼎智察鼎耶對曰不釋爲鼎智察

鼎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布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讒之曰布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布憲清貧何從宴設布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

致客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顧退托耳遼霫户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衒即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為甚

布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布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名布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布憲

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
新賜復有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
驅以進至鎮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
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録宋故
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
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
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
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令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于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擄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

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闕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五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

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槖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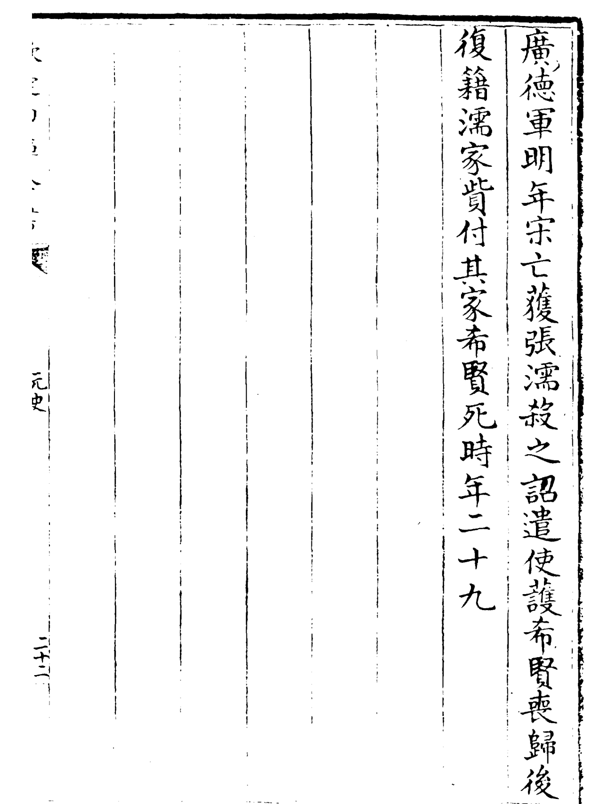
憲疾既至布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布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布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布憲附奏曰臣疾何足卹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為卿除之竟為阿哈瑪特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

復入中書布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布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臯陶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茍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

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子六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事㳟台州路總管恂中書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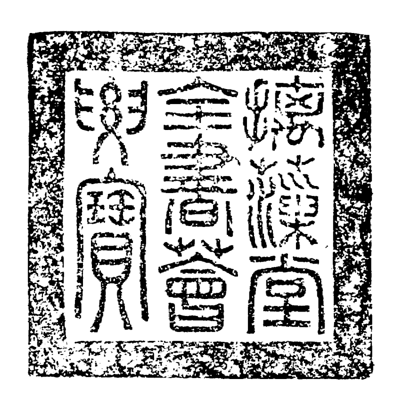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希賢字達甫一名珠德哈雅伯父博囉哈雅嘗曰是兒

剛果當大吾家年二十餘從兄布憲同侍世祖出入於
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選使往
諭之廷臣推布賢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為設
宴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奏帝喜賜以御膳尋進中
議大夫兵部尚書左丞相巴延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
年春授布賢禮部尚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
秘書省紫芝持國書使宋三月丙戌至廣德軍獨松
關守關者不知為使襲而殺之張濡以為己功受賞知



廣德軍明年宋亡獲張濡殺之詔遣使護布賢喪歸後復籍濡家貲付其家布賢死時年二十九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吴紹深